

电影大师费里尼的“小丑”生涯

这部电影作为费里尼的一生及电影创作的总结,它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



《小丑的流浪:费里尼自传》

[意]费德里科·费里尼

[美]夏洛特·钱德勒

雅众文化/上海三联书店

2019年1月

这部《小丑的流浪:费里尼自传》是费德里科·费里尼与美国资深电影人物传记作家夏洛特·钱德勒合作的著作。这种方式就好比费里尼掌舵,而钱德勒听从指挥沿着规定线路前行。我们不太可能遇见藏在暗处的未知事件,而作为费里尼的一生及电影创作的总结,它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他说:“我把仅有的一生都说给你听了。”

这位电影艺术大师于1920年出生在亚德里亚海边的意大利小镇里米尼。那里的冬天灰郁森寒,杂耍、马戏、嘉年华,热闹喧嚣,肃穆的天主教氛围

和意大利人的性情,奠定了费里尼一生创作的精神底色。幼年的他,小脑袋瓜充满着奇奇怪怪的各种想法,似乎比常人更能自由进出神秘的、非理性知觉的空间。费里尼注意到小丑面具之下的悲凉与底层生活独特的幽默,后来他把“小丑”的意象发展成了华丽的影像表现,比现实有更真实的力量。

我们看见了费里尼私人生活的一些场景。他小时候可真够“熊”的,竟然用妈妈的口红伪装流血暴尸搞恶作剧;他喜欢小尼莫、大力水手,喜欢画画,喜欢科幻小说,在课堂上老是神游天外;7岁时,他跟着一名小丑离家出走,他说一生遇见许多哀伤的小丑,那次遇见的是第一个。然后,少年人开始恋爱,失去童贞,追逐女孩子,成为漫画家,然后编剧,然后导演,然后结婚,然后,战火在意大利燃烧,费里尼与朱丽叶塔的孩子没能活下来。爱有很多种面貌,共过患难、没有孩子让他们能长相厮守,同样的痛苦联结了他们。此外,事业是另一重牵绊,朱丽叶塔出演了费里尼执导的《大路》、《卡比利亚之夜》等影片。

好奇的影迷更感兴趣的是费里尼的导演历程。他怎样与其他名导合作?怎样挑选演员?怎样拍摄?怎样看待他自己的影片?……这些答案都在传记里。字里行间隐隐散发小丑式的嬉笑态度,时而凝重,时而轻俏,在语词之间的滑翔穿透人生的重重幕布,清楚呈现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的所言所思,一个光影世界在他独特的心灵视野的镜头下过滤、处理,小丑“费费”咧着嘴,笑容里藏着深意,带领观众走入一个似真似幻的神奇游乐园。

费里尼早年在罗马过着波西米亚

式居无定所的浪游生活。1944年,罗伯托·罗西里尼发现了他的才华,邀请他为《罗马,不设防的城市》《战火》编剧,而费里尼很快发现,他不想追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样还原真实世界的悲苦、朴实的基调与直接揭露的做法,他更倾向于对现实进行重构,以一种反现实、荒诞嬉笑的手法来戏剧化地呈现。他很快就舍弃了《大路》等早期作品的新现实主义风格,《甜蜜的生活》《八部半》《阿玛柯德》《卡萨诺瓦》等电影,无限活力,别具一格。观众们感到惊讶,这个导演怎么这么能“玩”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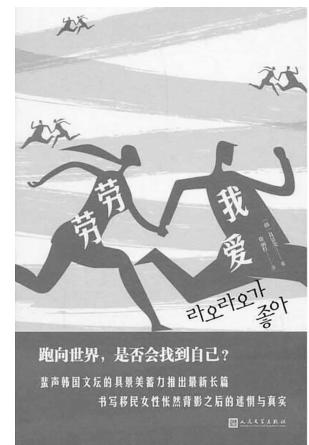
费里尼一辈子反对规矩,他是奇想层出不穷的“顽童”。他喜欢在一大堆照片里挑选演员,合眼缘的就邀请参演。很奇妙,他选用的演员与角色极契合。比如,御用女主角安妮塔·艾克伯格看上去有点庸俗,难以匹及其他更加璀璨的明星,可是没有人比她更合适费里尼电影里的浪荡女人的形象。童年小镇马戏团的记忆不断成为费里尼创作的源泉,人声鼎沸的喧闹、光怪陆离的色彩、转瞬即逝的浮华,费里尼把眼见的战后意大利的种种怪象变成了小丑式的夸张表演,空虚的富翁声色犬马、浓艳的女人扭着屁股尖叫,以及下层百姓强颜欢笑的“超现实”生活。在热闹的表象底下,一直有一个冷峻思考的“小丑”。

“生命是魔法与面包的组合,是幻想与现实的组合。电影是魔法,面包是现实,或是该倒过来说?”魔法与现实的分界,对于费里尼并不重要。“小丑”就是穿行在不同世界的魔法师,演出着这个走样的、可笑的、匪夷所思的世界的所有故事。

林颐

为爱逃一次 最终失败了

“每个人都有自由,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”,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



2019年1月
人民文学出版社
韩景美
我爱劳动

众所周知,韩剧在国内风靡已久,可国内引进的韩国纯文学作品并不多见。我手上的这套“韩国文学丛书”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从2007年开始出版,至今只出了十一本。虽然出版速度缓慢,但好在2017年出版的金爱烂的《你的夏天还好吗?》和朴范信的《肮脏的书桌》都是韩国一线作家的好作品。2019年初出版的韩国女作家具景美的《我爱劳动》,也堪称佳作。

《我爱劳动》讲述的是一对男女“为爱逃一次”的故事。在逃跑的过程中,读者发现这对男女不仅仅是对爱的共同认知出了问题,由此引发的生存焦虑更严重。深挖其后原因,竟是韩国都市男女的生存窘状,以及跨国婚姻中因移民女性的情感困境而造成的社会问题。这与2018年畅销韩国,文在寅总统都赞不绝口的小说《82年生的金智英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具景美从1996年开始小说创作,到2011年出版《我爱劳动》时,小说结构与技法已经相当成熟。因此,本来是本很“丧”的小说,里面却充满了黑色幽默和囧境。在哈哈哈之余,读者才会想起,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人的“苦难”吗?小说的开头,像极了洪尚秀的电影,孤男寡女说着白开水似的对白:女的说,我想看海。男的说,现在我们看的也是海。

女人叫阿美,是老挝人。因为父亲去中国台湾,见过阿美族。于是,为女儿取名叫阿美。男人没有名字,是公司外派到老挝的分公司负责人。阿美的父亲阴差阳错地在一场抢劫中让男人的贵重手表免于被抢,而自己却被劫匪枪杀了。男人怀着感恩的心找到了阿美家,并将她带到了韩国。男人想的是给阿美一种新生活。阿美想的是如何养活在老挝的母亲和弟弟。经介绍,阿美嫁给了男人的妻弟。对,在阿美与男人逃亡的过程中,妻子和妻弟都在找他们。然而,外面接触私家侦探的是妻子的妹妹。在小说里,妹妹是唯一冷静旁观事件全过程的人。

小说的人物关系是一个闭环,都是亲人。故事的叙事线索分两条:一条是阿美与男人的逃亡旅途,一条是妹妹眼中的哥哥与阿美、姐姐与男人的破碎人生。逃亡并不顺利,除了没钱,还整天吵架。阿美要的是安稳生活,男人要的是摆脱生活压力。两人像永远无法交织的平行线,阿美不停地向男人索要在老挝时讲过的美好承诺。妹妹每天面对着歇斯底里的姐姐,酗酒颓废的哥哥,她猛然发现,无论谁的婚姻都是一个躯壳。就像男人劝阿美跟他私奔时说的“每个人都有自由,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”。这样的生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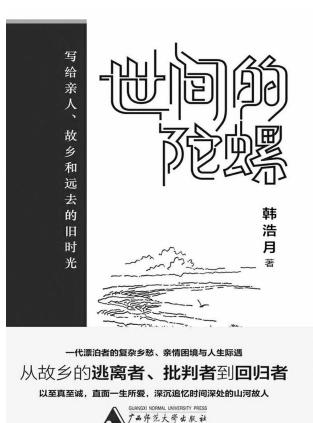
毛姆在《人生的枷锁》里说,“世界上最大的折磨莫过于在爱的同时又带着藐视。”这显然在说我们爱生活却又藐视它,就像阿美爱着男人,却又藐视他没有兑现安稳生活的承诺。这种藐视,正是现代人的焦虑桎梏。书中的每个人都想把日子过好,求生欲是成熟的,但遇到问题时,却无法用成熟的方式解决。或许,这就是思想自由与行动自由的差距。比如阿美想呆在繁华的韩国,男人向往的却是没有压力的老挝。男人与阿美“为爱逃了一次”,最终失败了。

在小说结尾,男人说,“只要别太贪心,总是可以活下去。”我们人类说不贪心,真的能做到吗?

夏丽丽

给故乡和亲人立个小传

尽管故乡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,但他的一生所爱,依然是山河故人



《世间的陀螺》

韩浩月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2019年2月

韩浩月形容自己的北漂岁月,像一枚被鞭子奋力甩打出去的陀螺,借着惯性慢慢地滑远。北漂二十年,韩浩月产生了一种茫然的感觉,在故乡已被连根拔起,在暂住的城市找不到认同感,那种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情绪,凝结成《世间的陀螺》中的文字。

韩浩月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,他出生在一个名为大埠子的鲁南乡村,他的童年先后经历了父亲的离世、母亲的改嫁,以及从市民到农民、再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——如果说童年生活会造就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,为未来的

人生打上一枚深深的烙印,那么对于韩浩月来说,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,那枚深深的烙印,无疑就是“属于大埠子的味道”。事实上,从出生在那个名叫大埠子的村庄起,韩浩月就与他的故乡、与他的家族、与他所有亲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尽管成年后的韩浩月不甘沉沦,远走他乡,但他与大埠子的关系却从来不曾断绝,韩浩月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,这些年他想逃离故乡,却一直在做无谓的努力,他与故乡永远保持着一种剪不断、理还乱的关系,无论他走得再远,他本质上却依然还是那个性格柔弱的和事佬,是那个心里有恨、表面上却什么也不会说出口的大埠子人。

韩浩月把大埠子村称作“黑暗村庄”,正是在那里,他经历了自己人生之初的爱与黑暗:送别父亲时,面对亲人,他很想问一句“你们为他做过什么”;他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,只是父亲去世前几天把一瓣橘子放进他的嘴里,依靠那个唯一的喂他吃橘子的画面,他与父亲的联系从来不曾消失;

他偷了母亲三十五元钱,使母亲哭泣了三四天,直到很多年后,他才明白这个事情带来的灾难性后果,那三十五元钱是母亲所有的存款,是他们全家的家底子;他曾经被爷爷冤枉偷了一角钱,为了证实清白,他爬上椅子,拧下堂屋的灯泡,把手伸进去,不惜以“自杀”相争……少年时期的韩浩月亲眼目睹了家族内部的纷争,因为穷,为了点少得可怜的资源,他的亲人们既相互亲近,又相互伤害。面对亲人们的

纷争,韩浩月既深感忧伤,又无能为力,那时他只想逃开,逃得越远越好,逃到永远不再回来!

当然,家族生活只是韩浩月逃离故乡的理由之一,更重要的是,他“不想一辈子当个杀猪的”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,步入成人的韩浩月在家乡的小城晃荡,为了生存,他杀过猪,打过工,开过录像厅……那也是一段快乐的日子,他和朋友一起在路边的卡拉OK一块钱一首点唱郑智化的歌;一起捡拾垃圾,卖给小贩,换来钱买书买啤酒;为了捍卫朋友的姐姐的名誉,他与混混头子大打出手……然而,这样的生活并不能满足韩浩月对生活所有的期望——小城有小城的规矩,小城有小城的风气,小城里天经地义的事情太多,似乎每个人都有资格训诫你,你应该这样生活,不应该那样生活,韩浩月无法抗拒,逃离就是他唯一的选择。

站在远方回望故乡,韩浩月突然有了一种失重的感觉,尤其是了解了故乡全部的青春、沧桑和故事之后,韩浩月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掺杂着感恩、向往、愉悦、回归的复杂情感。他开始以文字反复讲述他的故乡,讲述他的兄弟姐妹,讲述小城里发生的那些生猛、真实、带有一些土腥气的故事。韩浩月不得不承认,尽管故乡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,但他的一生所爱,依然是山河故人,他终于与故乡握手言和,而他的身份,也从一个家乡的“出走者”和“背叛者”,最终完成了向一个“回归者”和一个“不停寻找故乡的人”的转变。

王淼